

十六元之代價

俞天憤

天空中堆滿了一片片的黑雲。不多時。就滴着淅淅的落雨。這時約摸在黃昏時候。一條冷靜的巷中。有一人家。門開得半開半掩。望上去好似一家小商店模樣。裏面坐着一位婦人。伊手裏抱着一個孩子。那個孩子睡在他母親的懷裏。一雙小眼睛微微的閉着。嘴裏含着母親的乳頭。津津有味的吸着。臉上現出兩個蘋果般鮮紅的紅潤。有時候他微微的張開他那一雙小眼。滿臉現着笑容。望着他母親。好似表示他很快活。但是他母親却和他成一個反比例。滿面孔現着班班的淚痕。那一幅憂愁臉的中間。還帶着一分愁色。嘴裏不住的連聲嘆氣。有時伊看見他兒子對他微笑。他心裏又好似受着極大的痛苦。就忍不住的落淚了。但是他不忍使他兒子看見。連忙把手帕來揩個乾淨。面上也硬做出一片苦笑。他看見兒子不肯睡。於是他就唱出一種妙曼的歌曲來。引他兒子到華胥國裏去。但是他唱的歌曲兒當中。帶着一分淒涼動人的聲音。後來好容易把他兒子弄睡了。把他放在牀上。然後又在他兒子蘋果般紅的臉上親了一個嘴。嘴裏微微的說道。兒呀。我去了。伊說到這裏。眼淚又好似潮水般湧出來。他慢慢的走出去。等到暫走出大門。心裏又想起了兒子這睡著麼。(天憤道。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此一語足見父母之心矣。然讀下文則益使我迴腸盪氣也。)於是又重新轉回去。走到房裏。見桌子上亮着那盞美年燈。碧油油的燈罩中射出來的光。映到他兒子蘋果般紅的臉上。分外覺得鮮艷和可愛。伊走近牀去。對他兒子看了一眼。見睡得很熟。伊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忽聽見他兒子囁語道。娘呀。……他聽了這聲音。使他眼淚愈發流個不住。伊低下頭去近他兒子的臉。硬咽咽的說道。兒呀。我要和你不見了。你長大之後。要好好的讀書。做一番大事業。千萬再不要到那斷命的商家裏去吃飯。這是你要注意的。伊說到這裏。一眼看見兒子半段雪白似的手臂。露在被外。伊就輕輕的

替他蓋好。伊又想到。我死了之後。不知道有誰替他當心呢。伊又看見他兒子的臉。約摸有五分鐘光景。纔便一步一回頭的走出去。一路上嗚嗚咽咽的哭着。那哭聲和着呼呼的風聲淅淅的雨聲唱和着。益發覺得淒慘了。不多時。他的目的走到了。他的目的是一條清明徹底日夜流的河。伊走到這裏。望了一望。然後又說道。夫呀。兒呀。我和你們將來在九泉之下再會罷。說罷。就雙腳一蹬。只聽見撲通一聲。就隨波逐浪去了。那時雨落得愈加大了。風也吹得愈加大了。好似在那裏可憐這幅淒慘的景象一般。

將小泉是做小本經紀的人。他開着一所雜貨店。生意很是不好。去年地討了一個妻子。夫妻兩個很是恩愛。到今年養了一個兒子。夫妻兩個很是快活。他們三個都是賴着這店一天做下來的生意度日。他店裏的貨物。是從城裏一所大洋貨店裏批來的。一年到頭。所批的貨物。祇有二百三十個。一個月祇有十幾個。他在今年三月裏。又在那所店裏批了十六塊錢的貨物去。繼續他的交易。但是那店裏和他反對。生意仍是如此清淡。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對他妻子說道。要到上海去辦貨。他妻子還當他是不作真。但是下半天他竟不告而走了。……

自從到了上海之後。那班喜歡造謠言的。就說道。蔣小泉因為欠了城裏那所洋貨店裏的債。所以現在逃走了。這個謠言漸漸傳到那洋貨店裏的老班耳朵裏。那老班一得知後。就帶了幾個夥計去討債。蔣小泉的妻子這兩天本來度日支持不下。那有錢來還債呢。嘴裏雖口口聲聲的說他丈夫是到上海去辦貨的。而并非是逃走。但是那老班那裏有信。後來曉得他丈夫是到上海去辦貨的。把椅子椅子桌子一起拿去抵押。蔣小泉的妻子眼睜睜的。心裏又是氣又是怒。等到那班強盜般的去了。他就嗚嗚的哭起來。心裏想道。丈夫回來。見這個樣子。教我怎樣對得起他。(未完)

結芳浪雲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題詞詩詞達八百餘家。凡欲預約者。請向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癸亥年正月初九日

星期六

小說日報

本報每週一出版

第七十五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百三十三號電話六五七

廣告刊例：行長每行四角，行短每行二角，行每字八分，行每字四分，行每字二分，行每字一分。

慈善救濟會 募遊民工廠 債券 正月十八開籤 三萬元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議決各春盤廣告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昂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細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若尚遠乃為招徠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週一出版 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購者幸勿自誤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報名簡章：凡欲報名者請向本校報名處領取簡章及報名表。簡章中載有報名日期、考試日期、錄取名額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五日止。考試日期定於三月二日。錄取名額為二十名。簡章中並載有學費、雜費、膳宿費等。本校地址在上海英大馬路。



敬告小說讀者

余於二十年前。即喜讀小說。維時新小說甚少。偶有譯品。在通都大邑。固不難購取。而僻壤窮鄉。則頗不易得。所恃以爲日課者。無非石印水滸傳三國西遊之類耳。好書不厭重讀。於其情節。可謂純熟矣。然於各書之發要及用意所在。則冥然罔覺。蓋不惟無讀小說之知識。且不知讀小說亦應具一種知識也。每見聖賢作評。猶謂爲多事。以爲小說者小道耳。焉有評論之價值可言。至今思之。方覺其妄。及負笈外遊。始見所謂泰西譯品。購而讀之。總覺其意味不及舊作之雋永。輒讀不終卷而棄之。間有讀之終卷者。不過以其文筆暢達。喜其佳詞麗句可誦而已。自是凡遇新小說之用語體者。不問其內容如何。輒不入目。良以不知小說之價值所在。雖有西施當前。而不覺其美也。繼此遇友人之善於小說者。與之論及新作品。漸得其要點所在。又以前之所棄者而重讀之。平心考察。因得遍閱林琴南所譯及肆中新出品。始不敢輕視一切矣。此殆讀小說者應有之階級歟。特舉以資初讀小說者。亦有此同情否。

小說



塵海幻影

(六) 元 覺

如得此書。則知社會之黑暗。與新社會之光明。交代故事。不無其理。焉能信其爲虛。如海以未知前案如何結果。不敢輕於出語。由是而代爲探詢。知與伯事後無人追究。已取保出外。仲謀經幾次堂訊。照未遂犯例。判處徒刑數月。期滿出獄。莫審蹤跡所在。似此則全案既告結束。當不致再生枝節。如海聞之。始敢出覓舊友。但交接之間。均不若前此親熱。終日寂坐。興趣毫無。而完甫另有一般相識。日往應酬。宴圖活動。不及在甘省時之能日與舊行也。惟如海素非浮浪少年可比。於文學本有根柢。不欲任其荒疏。擬乘時溫習舊籍。日琉璃廠一帶書肆。覓購詩文等書。兼足消其閒愁。因所寓甚遠。無日不至。同時有一白髮老叟。亦喜覽古書。日必遇之。漸與攀談。甚相得。詢及現狀。如海詳稱來京訪友。不敢稍露實情。以免爲人輕視。老叟亦告以姓字。曰黃明哉。并邀至其家。款以盛饌。所居爲一巨厦。規模甚宏麗。其官閣。僅謂亦會通籍於朝。倦而告休耳。如海不便窮詰。飯後仍與談古今人物。議論風生。許衡至當。誠非俗儒也。由是日在書肆相會。習以爲常。如是者月餘。完甫雖處處營謀。終無機會可望。欲暫返家園。徐圖進取。如海亦不得不作歸計。即以歸期告明哉。明哉曰。君爲訪友而來。貴友現任何職。易勿惡其援引。稍獲枝棲。歸何爲哉。如海前云訪友。本是謊語。至此幾不能作答。聊借完甫爲所訪之人。略稱敝友居此本無職務。現已作歸計。祇得與之偕返耳。明哉聞之。沈吟半晌。再詰之曰。然則君因無所事而歸耶。如海曰然。明哉曰。君所望者。如海曰。僕僕虛度。終年不獲休息。倘能有枝足棲。不虛幾歲矣。敢厚望乎。明哉乃直告以欲延課其幼子。月薪僅二十金。倘不以爲薄。甚望見教。如海此時正值進退兩難。欣然允諾。約期開館。歸告完甫。亦甚贊同。及期前往。明哉盛服迎之。并設筵集親友奉陪。來者似一時顯宦。未便問其官階。席罷均次第去。館中爲精舍數間。陳設雅潔。生徒男女各一人。男已十二。

新車最佳禮品

大前門香烟 總代理

日思強。女已十四。曰雲鳳。貌均韶秀可愛。體態玲瓏。其天資之敏慧。不察可知。聞其所讀書。謂五經已畢。閱所爲文。均通順明達。無疵可指。間有遺漏者。恐非如海所能及。如海見之大駭。自念淺陋如我。焉能爲之師。惟既經入館。詎能告退。課文講藝。就鏡自持。明哉常來館開談。如海述及海外風景。及人情俗尚。頗喜聽之。賓主款洽。忽忽經年。如海始探悉明哉前任某部侍郎。因事告休。不欲再出。與明哉雖已無甚交際。但舊友之有權勢者亦不乏人。如海欲欲仍遊宦海。望加推轂。祇以明哉不自提起。未便明言。適完甫又由家來京。始微露請薦完甫之意。明哉詢其履歷。據以告。明哉曰。成撫余老友也。聞不日將來京。余與同薦於朝。必能償其所願。蓋如海述及離甘事由。僞爲完甫自辭。故明哉之言如斯。幸成撫後未果來。如海請之再。爲致函於法部。得辦事職務。俸給雖薄。亦聊勝於無。如海留館兩載。故我依然。頗露厭倦意。明哉察其情。因私詰之曰。承君館此。已兩易寒暑。豚兒獲益良多。深恨無以爲報。久欲勉竭棉薄。爲君備一席地。未知尊意所在。不妨舉以見告。如海曰。托塵數載。感荷備殷。常以學識膚淺。誤人子弟。引咎不遑。尚敢望報乎。明哉曰。吾人相見以誠。相語以真。固無用作客氣也。實告君。余前以貨爲君報捐一州判。迭托友人於各種獎敘案內列名保叙。現已得過班知縣。不日可籤分矣。君能於願足乎。倘願分省候補。俟部中籤分後。即可前往。不然。須再候數年。或以積資較久。得過府班而後去。以誰爲便。請自裁之。如海至此。不知所措。連聲稱謝而已。明哉固詰之。以就此分省對。月餘。待過之優。無以復加。不知如海將何以圖報也。

兩封信

月老先生好容易在老板的面前。大獻殷勤。說了許多好話。得到

一天。他接到兩封信。甲信的信封。是粗黃色紙做的。上面的幾條紅線。已經着了潮濕。平白地肥胖了許多了。字跡工整的很。他放在台上。看那乙信。乙信的信封。精美玲瓏。是粉紅的布紋紙做的。字跡娟秀。一望而知是出諸閨中人手。他拿了心中一動。低了頭。和信封接了個吻。噙開了血盆似的大嘴。吃吃狂笑。連忙拆將開來。滿想他一眼。不料這膠漿偏和他作對。牢牢地貼着。越是性急。越是拆不開。急得他面頭紅漲。嘴裏的口涎。撲簌七垂下來。便伸手過去。伸手到台上去。拿了一柄裁紙刀。他的眼珠兒。注射着信封。留心不到旁的地方。把一瓶紅墨水打翻了。一個大名家的文稿。厄運光臨了。他嚇了一跳。連忙把信撒在一邊。拿一張紅色的吸水紙。不料他的近視眼程度。很是高深。拿差了妻子剛縫在這裏的一塊小紅紙。在平常的時候。一定有些覺得。因爲紙的分量。比較的重些。並且紙柔軟啊。無奈他心不在焉。竟向紅墨水上。用力的一撒。台上的紅墨水。受了這極大的壓力。飛騰起來。他的直貢呢馬褂。已變成個紅麻子了。他不知不覺。拿那塊小紅紙。向馬褂上很的地擦去。越擦越多。這時他的形狀。在下的一支禿筆。實在描寫不出了。他拆開了信。看見裏面有一篇說稿。快活得嘴也歪了。他雙手捧了綠色香箋。搖頭擺尾的高聲讀着。讀到描寫細膩的地方。把枯黑的右手。向台上拍了幾下。不住的喊好。看了一遍。再看一遍。足足看了五六遍。便向破抽屜裏。找出一張西式箋來。雪白的紙上。畫着幾隻鴿寫着什麼「情文並茂。」「字字生香。」「班固重生。」「他恐怕沒有回信。特地附了三分郵票。可憐亦復可笑。他看那封甲信了。皺着眉頭。沒精打采地拆開來。那污穢的稿箋。雖然現在眼裏。他連打幾個噁心。撕作粉碎。就向字紙簍中一塞。又去看那婦女的作品了。唉。乙信的主人。是一個少年。假造一個女人的名字。甲信的主人。是月先生幾年前的好朋友。

死爭面子的。他今天的舉動。並不是真心有愛于老三。多分是昨兒和他夫人鬧僵了。一時發了獸性。拗不過口氣。便真個要做出來了。此時你過去了。便把你那事情託他。先要竭力將一頂高帽子。給他裝在頭上。他有了這個面子。又是見義勇為之人。當然要竭盡力量。替你去。做了這事。就沒有工夫做那椿事情了。豈非一舉而兩得麼。我笑道。這也是一種理想之談。知道事實上行得去行不去。橫豈我要去找他的。此時酒也有了。我們就散了罷。我一面說。一面已經立了起來。又說道。天揚同我一淘去罷。天揚也答應了。于是智夫兄弟。和彩雲寶雲等一班兒。都起身散座。等我穿好馬褂。提了皮包。大家一同出來。彩雲等人。自然同院去了。我和天揚出了茶館。去找那仰遲。二人商量。先到老三的小房子裏去找一遭。他們一定曉得仰遲去處。這也是彩雲告訴我的。仰遲和老三租的房子。在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七

東越許廣父著

六馬路福康里八十四號。是一上一下的房子。我却沒有去過。二人步行到了那邊。尋着了門牌。天揚當先。敲門。好一回。才聽裏面一個女人問道。是誰敲門。我們主人家出去了。天揚笑道。這大約是他們用的娘姨了。我點了點頭。又問道。有位樊三夫人。他在麼。這女人回說。今日上午日來過一次。同我們五小姊一淘出去的。這時還沒來過。我笑對天揚說。難道他們又跑到清和坊去。若果如此。彩雲等人爲甚又不知道呢。二人又立了一回。沒有法子。只得出了弄堂。從新又去陸家坐了一歇。時候已經不早。我便和天揚一同回書局去了。這一夜。我因身子奔波過度。辛苦得狠。雖然心中有事。却也一覺朦朧。睡得人事不省。直到次日上午十一點鐘。局中工役進來掃地。我却也已經醒來。那工役。叫做阿法。也是我薦進去了。阿法見我醒了。便問。顏先生可要起來。外邊有客人等了許多時

候。我忙問。是誰。怎不進來。阿法回說。是一個生客。從前來過一次的。我詫異道。他可有名片。阿法記了一記道。好像是叫劉什麼的。那名字。就是不肯說的。……我猛可醒悟道。哦。不錯。他叫劉肯夫。這人來了麼。你快出去對他講。說。對不住。我就出來。請他再等一歇兒。阿法應聲去了。我便忙忙起身。穿好衣服。阿法送上盥漱水兒。我略一揩漱。就匆匆地走了出來。到了客堂。只見那劉肯夫獨自一人坐着。看那本日各種報紙哩。我先上前。問了他的姓名。說了些寒暄話。肯夫也道了景仰之意。我再留心打量那肯夫時。只見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却已生得兩額的綹紋。深深的印了有十幾條。面上白得和敷了鉛粉一般。沒一點兒血色。我一見了這付神色。就知道這人是飽嘗世故。深憂憂患的人了。當時我就提起那天去訪他的話。這稿子已經付刊。如今快出版了。并稱讚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八

東越許廣父著

大前門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大英商公理

讀者俱樂部

錢的怪現狀

朱辛初

沈煥文和章仲三。是莫逆的朋友。沈煥文開了一月洋貨號。章仲三是一個洋行裏的買辦。二人都是上等商人。一天。章仲三對沈煥文的朋友說道。煥文前天懶得到家裏去取錢。同我借了二十塊錢。到今天沒有還我。想他忘懷了。那朋友聽了。去對沈煥文說了。沈煥文即拿了二十塊錢來還。章仲三見了問道。你給我錢做什麼。沈煥文道。這錢前天借你的。章仲三道。哦。我一時忘了。你什麼這般性急。慢慢不妨的。話沒有說還。但是二十塊錢。早已入章仲三的手了。沈煥文在自己號裏。拿了五塊錢對五個夥計道。這五塊錢是你們的月規錢。你們自己去分罷。說罷。徑自往後面去了。那五個夥計。見老板說的時候。連正眼不去瞧一瞧。及老板走了。都奔攏來分了分。笑喜喜的藏在袋裏了。沈煥文章仲三二人。在菜館裏吃罷。章仲珊已在帳櫃上打帳。沈煥文拿了塊手巾。揩了一揩。拭了一拭。揩拭罷了。急急忙忙趕到帳櫃前。攔着章仲珊道。我來。一面說。一面把手向袋裏摸。摸了許久。再也摸不出來

。及至摸了出來。章仲三早已付了。沈煥文祇得說一聲。破鈔破鈔。章仲三在賭場贏了三百塊錢。賭場裏的茶房。忙不迭的統手巾。遞香煙。還有那些不三不四的賭友。都奔攏來。這個問贏多少。那個說運氣好。章仲三早從袋裏摸出十多塊錢來。分給那茶房和不三不四的賭友。(俗名彩雲)與沖出的出來。見了黃包車。喊道。黃包車阿拉白死脫路。五只銅板。去嗎。車夫道。七個罷。章仲三把眼一擡。道。你當我阿本林麼。不要不要。說時已走遠了。車夫搖了搖頭。高聲喊道。來來來。章仲三回到家裏。已經二點鐘了。到他愛妾鳳珍房裏去歇了。到了第二天清晨。鳳珍對章仲三道。我前天說的鑽戒。你辦了沒有。章仲三不待說畢。早向袋裏掏出三百塊錢來。給鳳珍道。這錢我昨天贏的。你拿去買也夠了。鳳珍歡天喜地的接了。親親熱熱的問道。你此刻想是餓了。可要吃燕窩粥麼。章仲三的正妻王氏。對章仲三道。你前天給我一塊錢。已用完了。家裏吃用這樣大。叫你用幾個人。你又不肯。單單零用和小菜要二塊錢一天。你想這拾塊錢得甚事。章仲三聽了。滿肚皮不興起。冷冷說道。柴米油鹽做帳的。房錢是限月付的。什麼零用和小菜要二塊錢一天麼。往後你總要從儉些。但是家裏用人少了。不般使喚的。說罷。慢吞吞地向袋裏摸出二十塊錢來。看了又看。方始

向桌上一擲道。拿去。沈煥文高聲罵道。不要臉的東西。你前天在賭場裏。向我借了二百塊錢去翻本的。後來贏了。到今天沒有還我。你想圖個什麼。我從前借了你二十塊錢。你就在我朋友面前漏風給他聽。後來我這錢。你裝模作樣。假痴假呆。這一付肉麻神氣。真要替你愧死。你道我不曉得麼。章仲三聽了。冷笑一聲說道。這錢我不過一時想不起。你說明了。自然還你的。你今天罵我。我却不怪你。因為錢的一物。是普天下第一件好東西。所以有一般人。爲了這一個錢字。吮嚙噬痔。詭計上到下。獻遍了般般醜態。受盡了種種唾罵。甚至把生命和名譽置於腦後。也都甘心。像你理直氣壯的向我要錢。忽然聽了我一聲沒有二字。也怪不得你發跳一丈。橫跳八尺的性急。以致連朋友的面子都忘了。這是我原諒的。不過從前你還我二十塊錢時。你說我有一副肉麻神氣。我今天同你說罷。我這一副肉麻神氣。確是現在社會上最流行最入時的醜態秘訣。假使我欠了你的錢。你也似我一般做作。那末你的手段何等敏捷。胸襟何等光明。你還不知道現在社會上。不僅索債像這般惡性急呢。我欠了你的錢。明天給你。但是我還了錢。我們於後仍是老朋友。請你不要見外哩。沈煥文聽了這一篇金科玉律的論調。不由倒抽了一口氣。心裏佩服到極點。暗暗說了一聲慚愧啊。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機器精製中西鉛字銅版梓版鉛版石版黃楊木版承印中西書報圖書雜誌證書銀票禮券章程股票帳單商標招貼支票獎券憑摺傳單地圖滙票文憑仿單簿冊名片兼製西式帳簿髮網信封彩色信箋工作精緻花樣鮮妍定價低廉約期準確如蒙各界賜顧請移玉至本所竭誠歡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克路中八十九號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公署及蘇州府高等法院等分處北京大理院及南京政府等執行職務區域民刑訴訟行政訴訟等件一應辦理

老濁丸

治老白濁黃白濁赤白帶下等症每瓶一元

下疳散

治下疳瘡毒每瓶一元

定價特廉

凡購下疳散者送老濁丸一瓶

何海鳴書贈對聯

贈聯四尺四元 每幅一元 贈外埠郵費五角 贈外埠郵費五角

中國偵探談

偵探之職能與社會之關係

偵探之職能：偵探之職能在於偵查犯罪，維護治安。其工作之艱巨，非筆墨所能形容。偵探之社會關係：偵探之工作，與社會之安定息息相關。偵探之形象：偵探之形象，應為正義之化身，為民眾之守護神。

屋父愛文

文藝小說，描寫父子情深，感人至深。

僻鄉瑣記

僻鄉之內，有種人。已不勝多。其居半山間，架木為巢。編草簾避風雨。無居平地者。亦無居山巔者。不知何故。余所目睹者。大抵皆以採柴為業。男子深居巢中。撫育小兒。余所未見。不知作何狀。女子則皮膚呈紅黃色。耳繫鐵圈。衣長過膝。脚纏布如軍士制。髮亦作髻如漢人。腰皆插柴斧一對。視其所居甚多。約當漢人一擔有半。彼肩之石似覺甚輕。諸余等至亦不覺。開土人云。女子甚真。有向之作調戲狀者。必殺之。已。遂二五八或三六九等。則其所居柴售之附近市。隨帶有瓦器。得便就市購肉烹食。食畢即返。此其大略也。而過。鄉人海竭澤而漁。於河身最低處掘。裝以細網。夜半以茶枯煮水數十石。投之。上游。魚食水即斃。盡其類皆浮出水面。以三角網撈取之。人獲數百斤。必以夜半者。蓋河為公有物。魚亦不得而私。倘知者多。不能為彼輩所專有矣。余居臨河。每

報餘

你如要...不可不... 你如要...不可不... 你如要...不可不...

香亞有限公司擴充招股弁

附股諸君注意

製造事業。與販賣事業。性質迥殊。販賣事業。抱此注彼。易於週轉。製造事業。則非有巨大之資本。不足以應付繁盛之營業。是以貨品銷行愈廣。資本必須加厚。勢使然也。本公司此次增加股本三十萬元。其擴充計劃。即以增加貨品。添設分公司兩者為要圖。本公司原有機器大小數十部。男女工人百數十名。近因營業發達。大有日不暇給之勢。且各種材料。或來自外洋。或採之本國。皆須預先籌備。現擬新股招足。撥款二十萬元。添置機器。多購材料。增招工人。務使擴大貨品之出產。以應付各地之需求。俾免竭蹶。我國幅員最廣。人口最繁。化妝品之銷行將。不可限量。本公司回國未久。營業範圍。僅及於京津川漢江浙等處。如北都東三省。南部閩粵。兩粵。皆為化妝品之最好市場。尚未能推行及之。現擬撥款十萬元。于北京天津漢口福州香港廣州等都會。陸續設立分公司。實行擴張營業以期普及全國。挽回利權。

本公司新招股款。先用新舊發起人代表名義。存諸殷實銀行。俟開股東創立會後。舉定董事職員。然後依照擴充計劃。陸續提用。藉昭信實。



藝林

賞梅花放歌

有酒對梅花飲。春來孤寂轉愁甚。從今一飲三百杯。爛醉花邊日幾回。有詩對梅花歌。竟向空樽彈劍呵。從今一寫三千首。題遍花前與花後。詩酒盤桓等閒度。開得梅花萬萬樹。天寒雨雪又紛紛。流水空山日暮雲。幽人到此不復去。欲弔美人何在處。却因林老占孤山。微意誰相伯仲間。何如裏巷出戶。別裁我作園林主。祭詩澆酒問花神。神其聽之毋余噴。

筆削

愛吾廬筆記

黃小川。劇盜也。豪俠好義。慕水滸傳武松之為人。劫人財則濟鄉之困急者。故極之者轉不若感之者衆也。小川農家子。幼即具殊力。能舉百斤重。年漸長。力亦漸大。其門前有大樹一。樹老而傾。橫臥當路。出入頗不便利。小川力拔之。置於他所。村有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優美之香烟



大前門 英商 總經理

諧海

討債賦 仿秋聲賦

徐洞天

過晏。不及遠行。而近地又乏勝景。擇其較負時譽者。其惟法華乎。余等曾聞人言。該寺係建於宋時者。此說恐或不確。余疑其當另有一寺。與之同名者。以致有此誤會。其地即在我校後。自校旁一小道往。不過里許。是日出校。循此石徑而行。不百步。即見一溪沿道左。水色清碧。游魚可數。波瀾不起。毫髮可鑑。時且遙聞款乃之聲。田舍人家。亦均安無所事。雖但晨曉。犬不狂吠。此景此情。即世外桃源。當亦無以過之也。是時曉峯忽隱。白頭。未知有幾許世人。能享此種清福哉。余知其及將大發牢騷矣。急亂之以辭曰。游行原爲樂事。奈何反短吁長嘆。不將大敗清興耶。遂相對不語。信步復進。抵一涼亭。中一井。但其下非儲水而儲塵土。名之曰井。或嫌未富。碑封二字。曰思源。亦誠與事實不符。轉向亭後。即遙見一關紅牆。泥灰雖斑剝。而法華禪院四字。則猶儼然存在也。牆外道旁。大樹十數。均高可參天。大可數抱。或已枯枯枝折。或已本腐心空。或已根拔土外。搖搖欲墮。或若枯楊生稊。飄飄其仙。形乃百別。筆難盡述。入寺。寂無聲息。不見人跡。進寺後。始見一僧。方僕身掃地。見其面呈菜色。寒態可掬。不覺顧謂僧曰。昔人謂僧吃十方。以其無須勞力而能得食也。今者迷信之俗。日漸掃除。此後行將無彼等之嘔飯處矣。

僧如已聞余言。抬頭略一睨視之。亦不語。余復進曰。大師其已參透禪機。不願與我等俗人相爭執。僧仍不答。繼續爲其工作。嗚呼。大師固達人。我輩凡子。不可與言也。易去休。即出。時一輪紅日。已掛屋角。遂亦不復留戀。循道而返。

鬼也。於人不利。猶毒藥也。於味最苦。是爲世間之惡魔。常以害人而得名。世上阿堵。欺貧重富。故其算命也。錢財爲富豪所有。貧賤乃終身吃苦。錢。敵也。人窮極而受敵。貧。病也。士潦倒而命絕。嗟夫。商農勞工。有時被哄。我是儒子。更易受騙。國事感其心。筆墨勞其形。思慮過度。必傷其神。而况嫖賭吃著百樣會。農工商賈一無能。宜其面而白者爲人。丁然響者無我分。奈何無一錢之藏。欲與富豪而爭利。念自己之多借。亦何恨乎討債。山妻發極。央求隔壁。忽聞鄰人語聲啾啾。知解予之危急。此稿爲郵局所誤。嫖嫖來遲。已成明日黃花。未忍割愛。特爲補登。一般老欠債者閱之。當同聲一笑也。(枕亞注)

再贈王美玉歌史 孫綺芬
明月當空酒一樽。曲翻金縷醒詩魂。湘靈鼓瑟人間少。淡抹秋光不著痕。
嫣然一笑步珊珊。秀色宜人信可餐。比玉能溫比花好。沈香亭北倚欄干。(成句)
花人如玉破愁顏。楊柳腰肢勝小蠻。曉起新妝臨鏡照。蛾眉曲曲畫春山。
酒闌人靜散歌筵。紅燭高烧寶鏡邊。自下珠簾自編曲。聰明到底占人先。
樓頭弄玉又吹簫。先讀霓裳後六么。小展櫻

遊記

殘冬游記

病愁

余遊龍華後五日。復與張子嘯峯。游於法華。初余於午後課畢。以是日氣候煦晴。不覺游興大動。幾至坐立不寧。嘯峯見之。莞爾曰。君又將不安於居室矣。余曰。爾既知之。曷速偕老夫出游。則尙爲知機。否則將立以菓子餉汝矣。嘯峯亦笑不言。蓋彼與余同抱此癖。今若是。真求之不得也。惟嫌爲時

。以爲諸人之衣食。十之八。則以給困急者。諸人皆諾。故小川雖爲盜。而義聲播遐邇。有富室某者。擁資達數十萬。其祖父初貧。後以重利起家。子若孫。祖其成法。行之數十年。遂有此產。小川知之曰。彼之產。雖由於已之善居積。然皆貧者之膏血也。吾代爲之造福。以資貽貧者。乃糾衆往劫。而富室已有備。儲健者數十人。守。小川等至。即起相抗。小川奮勇先進。拳斃數人。餘衆懼而退。遂大劫而歸。可數萬金。盡以與富室村中之貧乏者。百元或數十元不等。皆大感激。明日富室鳴官緝捕。小川遁去。不知所往。事在清光緒中。聞之吾友重君壽生。蓋君旅湖郡四載。故知之詳。小川蓋湖州人云。